

吳

興

藝

文

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目錄

韓愈

舉錢徽自代狀

送孟東野序

贈高閑上人序

高閑烏程人

與孟東野書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卽孟郊

長安慈恩塔題名

爲孟郊

柳宗元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陳京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

孟郊

武康人

讚維摩詰

上常州盧使君書

又上養生書

李渤

宋廬山簡寂陸先生真系

陸靜修郡人

獨孤郁

答詔郊論仕進書

歐陽詹

平九江驛碑材文

爲顏魯公

姚駟

郡守

祭斫射山神文

顧渚山左

朱灣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李翺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爲孟郊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釋高閑

此齋帖

李觀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弘禮書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

烏程董斯張選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舉錢徽自代狀

韓愈

尚書刑部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  
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  
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况時名  
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

請謹錄奏聞謹奏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不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致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  
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者而假之  
鳴其在唐虞咎繇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不以  
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  
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  
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水  
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集有於楚二字

月莊子未嘗仕於楚

楚大國也其亡也屈原以

集作以屈原

鳴臧孫辰



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滯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而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蘓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真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

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抑將窮饑其身，患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沒於江南也。有若不釋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解之。

贈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假外慕夫外慕從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濟其域者也往者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  
喜焉草書怒焉草書八字集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  
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  
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宿風雨水火  
雷電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一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  
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

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  
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  
旭可幾也今聞師浮屠氏一歎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  
泊然無所起於其世必淡然無所於嗜泊與淡相遭頽  
墜委靡潰散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  
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與孟東野書

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池  
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

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  
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  
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  
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  
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  
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  
幸不歎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  
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  
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

幸矣李習之娶吾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與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何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

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塋期徵  
銘愈哭曰嗚呼吾尚恐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  
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  
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  
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  
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  
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又迎縷解鉤章棘句搢擢胃  
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汎於詞而與世抹撮人  
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發時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

之矣其猶足存邗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開四年又命來選爲灤陽尉迎侍深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使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叅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閔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與歸鄠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塋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付其家而供祀將塋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  
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  
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長安慈恩塔題名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潯川  
同登

張按翱字習之見唐書與題名小異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柳宗元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旣冠字  
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感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  
尙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  
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

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兒前監察御史璠仲兒前大理評事萇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饋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閭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

所由興句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創來蓋  
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遊大河喻北山仿作而歸賦  
感果儔天下爲咸陽尉留齊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  
爲博士舉疵禮脩墜典合于大中之衆焉涇人作難公  
徙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疾上議罷朝七日宰相  
曰不可方居行官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  
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者乎上  
用之其勞勩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  
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

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士變於色在列者，感恟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問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青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

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對  
宮懲其上下之勤斃汲之艱也請于上請更之上下其  
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知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  
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  
之者也奏議不可上文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  
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  
書官六員謀殿內而刊校盜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  
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  
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

則學士與校理官願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  
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  
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  
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罷之與信  
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  
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  
之也公有文章若垂卷深茂古老蔡司馬相如楊雄之  
辭而其詰訓多尙書簡雅之說紀事杜實不苟悅於人  
世得以傳其業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

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  
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  
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  
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  
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  
朱雲其孝類穎考叔庶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  
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旣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  
卿者病也故議者感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  
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



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  
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  
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讀維摩詰

孟郊

貌是古印言是空音在酒不飲在色不淫非獨僧禮亦  
使儒欽感此補亾書謝懸金

上常州盧使君書

孟郊

道德仁義天地之常也將有人主張之乎將無人主張  
之乎曰賢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以周天下而行也無

其位則周身言之可也周身言之可周天下言之不可也仲尼當時無其位言之亦不可周天下而行也及至著書載其言則周萬古而行也豈惟周天下而已哉仲尼非獨載其言周萬古而行也前古聖賢得仲尼之道則其言皆載之周萬古而行閣下道德仁義之言已聞周天下誦之久矣其後著書君子亦當載矣周萬古而行也幸甚幸甚道德仁義之言天地至公之道也君子著書期不朽亦天地至公之道夫何讓哉是故不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者以盜賊事其君也不以道德仁義之

衣食養其親者是盜賊養其親也閤下旣以道德仁義  
事其君聞之天下久矣小子願求閤下道德仁義之衣  
食以爲養也謂之中庸之道謂之中庸則敢求也謂之  
特達則不敢求也小子嘗衣食宜武軍司馬陸大夫道  
德仁義之矣陸公旣沒又嘗衣食此郡前守禮部侍郎  
韋公道德仁義之矣韋公旣去衣食亦去道德仁義顯  
其主張謹載是書及舊文又有子遇之書同乎緘獻輕  
重可否傾一言陳謝誠異於異日不宜如再拜

又上養生書

孟 如

天之與人一其道也天地不棄於人人自棄於天天可  
棄於人乎曰不可人自棄也已曰人皆棄之乎曰賢人  
君子不棄也凡人棄之可天有殺物之心而無棄物之  
心天有棄物之心則萬物莫能生矣是故君子之於萬  
物皆不棄也而況於身乎棄其身是棄其後也棄其後  
是棄其先也故曰君子之道豈易哉敢不法天而行身  
乎所以君子養其身養其公也小人養其身養其私也  
身以及家家以及國國以及天下以公道養天下則天  
下肥也以私道養天下則天下削也養身之道豈容易

哉養其公者天道養也養其私者人情養也以天道養  
其人則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則不合天矣以人情養  
其人自棄矣天道質也人情文也天道靜也人情動也  
質者之也也文者生之侈也靜者生之得也動者生  
之棄也文不以質勝之則文爲棄矣動不以靜制之則  
動爲棄矣天者水之謂也人者魚之謂也魚棄水則蹙  
躓得之矣人棄天則疾病得之矣魚可安於水而不可  
翫於水其失也在乎恣波浪而不廻也人可安於天而  
不可翫於天其失也在乎恣嗜慾而不廻也所謂安於

天者法天之味而食之食不違於四時也法天之聰而聽之聽不違於五節也法天之明而視之視不違於五色也食與視聽苟違於天則疾病得之矣故曰君子法天而行身也小人翫天而棄身也書之座右稽康猶有所棄秦之醫和晉之杜蒯其亦不書於右則何以爲君子之座哉良藥苦口也苦口獲罪於人苟或有矣仁義之獲罪於天未有之也恩養下將遠辭違書寫至誠之言不勝惶悚之甚不宣郊再拜

宋廬山簡寂陸先生真系

李渤

先生吳興懿族陸氏之子諱修靜道降元氣生而異俗  
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啟著虛以貫幽少宗儒氏墳  
索識緯靡不總該以爲先天撫化混一精氣與真宰爲  
徒者載在金編玉宇不形於此遂收跡寰中冥搜潛衡  
熊湘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峨嵋如雲映松風麗乎山  
而映乎水功成扣玄感神授靈訣澹然自得通交於仙  
真之間矣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味其風而邀之  
先生不顧及太初難作人心駭疑遂泝江南遊嗜匡阜  
之勝槩爰構精廬澡雪風波之思泐浴浩氣挹漱元精

宋明皇帝襲軒皇淳風欲稽古化俗虛誠致禮至於再三先生固稱幽憂之疾曾莫降眄天子乃退齋築館恭肅以遲之不得已而莅焉於是順風問道妙沃帝心朝野識真之夫若水奔壑如風應虎其誰能禦之先生撥霧開日汰沙引金指方以倒之中人以上皆自盈其分司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授氏所寶經訣出歸于我焉初先生離山有熊虎猿鳥之屬悲鳴擁路出谷而止及天子不豫請事塗炭之齋是夜卿雲紛郁翌日乃瘳先時洞真之部真僞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



判故齋戒儀範至於今典式焉桂陽王構逆暴白骨遍  
野先生具棺襯收而瘞之其陰德密運則無得而稱也  
迨元徽五年春正月謂門人曰吾得還山可整裝衆感  
訝詔旨未從而有所說至正月二日乃偃臥解帶膚體  
輝燦目矐映朗但聞異香芬馥滿室而已後三日廬山  
諸徒共見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宇斯須不知所在相  
與驚而異之顧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  
奉還廬山時春秋七十二所謂鍊形幽壤騰景太微者  
矣有詔謚曰簡寂先生以故居爲簡寂館宗有道也凡

撰記論議百有餘篇並行於代門徒得道者孫遊舉李  
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璋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  
冠中都化流東國帝王稟其規人靈宗其法而委世潛  
化遊影上玄微言旣絕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  
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徒所歸宜其整緝遺蹤提綱振  
紀光先師之餘化纂竅妙道之遺風可以導引末俗開曉  
後途者矣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貺嘉言以篤鄙人之

志是勗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  
耶夫言豈一端而巳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爲惡  
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爲善者不勸  
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敢不爭斯  
語直以阨蒙摧頹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  
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邪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  
役也爲身之役歟爲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爲  
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  
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僕之屑屑歟僕將沉棄蹇連乎

則撫循吾之軀何爲也其辭奮飛騰凌乎則君之建官  
行封豈私吾饑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王人也  
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邪足下所待僕之  
寧以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粵其  
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焉敢不踴躍話道于彼不識  
况親戚之無間乎苟不能藉此第僕能貴富之且猶莫  
許而况又妄於他人邪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  
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芻蕘者得進  
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性而欲輔僕愚心共主公於天

下是直諫多聞之益也某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  
至公之道爲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  
恨以舉進賢能豈有私邪謝絕之有卽功高不調而自  
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  
自言乎絕不許已而卽遷幕府長史卽辭去之官安世  
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  
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  
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

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敢嘗如  
僕瑣瑣方困柰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  
野用心美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  
某頓首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可興辭而弔歟斯  
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負  
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亦好採異畱名之致頃爲湖  
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成堂

心所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  
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攫憤興如神如靈  
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廻朝載而途  
卜出蘇臺入毘陵亦無稱立轉丹陽由建業亦無稱立  
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嶠蛟奔螭引直至湖心頓趾  
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睎而神祠曰祖  
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卽日以酒脯奠白  
稊神祖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峰北潯陽城九  
江爲底千艘歷堦亭旣就公製創亭之文手勒斯碑而

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廣實三善地  
以斯碑之奇持萬古而採異畱名之致一得也後與州  
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未績乃取斯碑刻  
公之述置已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稅  
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  
予說而俱以視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  
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  
方人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人之札翰  
則錦繡泉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人之用則諸夏夷狄矣



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文得人之文削魯  
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亾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  
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泉麻黜諸  
夏而卽夷狄可悲之甚者况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  
所以上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有道而  
黥無罪而刑投四裔魑魅何以別抑石不能言其豈無  
冤故弔之文曰

情蓬乃傷理拂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焉嗚呼子碑冤  
可予知陰騭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顏

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旣授子不終  
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  
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覲于斯將悼于斯庶  
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  
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祭祈射山神文

姚駟

去秋徂冬旱旣甚矣分遣官吏遍禱山川爰及春日大  
降甘雨草木滋榮萌芽甲拆我來茲山躬脩臣職敬陳  
報禮應顯靈德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朱灣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驪龍之珠潛潢澗而可  
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灣自假道路問津主人  
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再詣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灣  
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  
私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况寄  
食溷毋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如龍  
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  
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

自引分而退也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載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  
狄匡周室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  
國亂身歿不及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反者數世桓公  
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格于天地功及  
後世不得其人則不能歿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  
焉雖聖人亦不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  
知舜於是乎放驩堯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

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之內遇宥八  
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  
驩兜共工之徒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  
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爲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  
夏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  
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  
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繼絕存亡賢者之事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存亡國賢

耳矣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如不用管夷吾  
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  
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  
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  
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指諸  
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  
者孰有如閻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  
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  
閻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疾死昌黎韓愈得古人

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閣下復知其賢將  
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  
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千年無如  
其人者焉聞閣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  
閣下惜焉豈爲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閣  
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賢士也伏聞閣下舊知之郊  
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蘓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  
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  
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

如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  
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  
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爲天  
地寬其窮也甚矣復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  
閣下知之凡賢士奇人皆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  
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是以知  
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  
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  
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而能用而能盡其材而不



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  
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  
賢者往而常常之人日來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  
何求而不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者  
不好色而好德者難好色而好德者色與德均好者復  
其次也惟好德而不好色者天下士也不好德而好色  
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  
財求之而無愛矣有人告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  
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

宜有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制詩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萬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勇於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而立於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體其爲惜之不可旣矣閣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翱翔窮才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

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  
也翺載拜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李翺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巳父  
舒州刺史翺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娘子之靈  
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以明日將領汝  
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別嗚呼吾爲汝父汝  
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延陵喪子葬不歸吳考之  
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骨託終土汝之精神冥漠不

觀上及於天下及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  
無有後艱我來訣別涕淚漣漣嗚呼哀哉尙享

攷新舊唐書習之未嘗宦湖亦未嘗刺舒英華作朗

汪集作湖豈集悞耶

元衢

此齋帖

釋高閑

此齋破除京中所得物猶未盡豈得更受相助錢物勞  
送此意便令却還本至請檢納六日高閑白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弘禮書

李觀

觀辭違盛德曠阻拜跪自始及今三改其時方寸之心

戴慕何窮但以久寓之身無所取資故或丐于北或遊于南秋夏逍遙途極還東交不增舊文不加新將徃拜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懼日至踈執事方擅名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內公卿無疑議無間言斯乃前漢賈誼王褒之徒弗及也豈復能思觀之在天下竊竊哉然觀常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遠邇之人以觀爲執事門生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曰易乎豈曰易乎誠敢望邪誠不敢望邪然每思念士有勝已者而上薦之執事以恃知德之深也常用爲心今有孟郊者有崔弘禮

者俱在舉塲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匠  
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鴻徙宏  
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  
執事導之輩流於觀日深矣故得言今輒以二子之文  
布之下風執事豈以爲黨乎蓋良匠之明有所無由而  
見者二子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益以慕舉爾所知遺  
其友之言慕之多以至不量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  
貞其崔子爲文如適所陳爲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  
是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途之未若觀之愚

也嘗處分維摩詰贊初若不安應命乃遲方今勵精  
上或可觀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目錄

權德輿

右中獄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吳筠寓公

唐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姚南仲武康人

故中散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贈太子太保姚公神道碑

同上

湖州武康縣丞許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沈傅師

既濟子

元和辯謗書序



元稹

授學士沈傅師加舍人制

白居易

授沈傅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

授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號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略

崔元亮郡守

沈亞之

吳興人晁公武讀書志云長安人誤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移佛記

歌者葉記

秦夢記

上冢官書

湘中怨解

井序

馮燕傳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目錄

終

吳興讐文補卷之十一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筠常寓吳興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况本於玄覽發爲至  
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  
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  
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  
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

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於南陽倚帝山閱覽  
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書  
徵至京師用希夷啟沃昭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  
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  
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  
物爲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  
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  
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况藪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汙  
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澗河息

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闡  
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  
興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  
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  
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爲本至於奇彩逸  
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側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迨  
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總論谷  
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  
可學論疏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嚴棲賦修

胷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  
章寓書贊羨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  
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  
大曆十三歲歲直鶉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  
室之中門弟子邵與玄者率額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  
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  
化去三歲顏爲御史中丞顏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  
獻藏在秘府與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剗心  
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

逍遙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奇祛鬼怪告鍊  
疏之地合盼蠻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  
斯文以序崖畧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權德輿

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彰不明又况  
宗公大君子綱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於經大猷斷大  
事不由此塗出者猶瞽之無相歟蓋脩之有本末得之  
有厚薄耳至若推於心術暢於事業行顧言言中倫者  
太保有焉太保姓姚氏諱南仲吳興人博究古今安舒

方重外清和而內剛明有直質而無流心學於詩之愷  
悌易之貞厲且曰史魚仲山甫吾之師也故以之脩身  
以之懿文其遜志肆業通達強立則博約以明義類郊  
居宴息勇退肥遯則吟咏以達情性詳延特起對有明  
法拾遺補闕在帝左右義激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愾  
以盡規爲已任切於時病者皆精爲上言之疏兩河安  
危夷門要害蓋建元侯以屏東夏疾吏道雜而多端條  
陳選部官人之法轂下饑旱舉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  
卜七請改卜貞懿皇后陵地一篇尤深切著明武皇嚮



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得失宰司上賀百執事聳  
視以爲雖神爵黃龍炎漢紀年之瑞不若是也周旋臺  
閣損益文憲由左馬翊理陝州教化清平分闡東郡閑  
邪秉直志氣所伸勇若諸賁天下之人稱焉竟以貞勝  
而登端右是皆以立誠居業言而履之之効也故其含  
章匪躬諷議居多其他則歌詩有逸韵敘事爲實錄皆  
据根抵而無枝葉惜惜然君子大儒之言其在是乎昔  
公之理海鹽而介浙右也德輿方僑於吳辱忘年之歡  
暨叨貳六職而公入踐師長馨香茂實耳目聞知公嗣

子太僕主簿家孝謹而文永懷罔極捧公述作二百篇  
列爲十編以論次見授故粗舉公之所履與爲文之旨  
而敘之云爾

故中散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贈太子太保姚公神道碑

權德輿

公諱南仲字某吳興武康人姚墟媯水根柢峻茂後漢  
青州刺史恢始違難東徙周華州刺史北絳郡公僧坦  
以行義道術聞二才子曰察曰最最仕隋爲蜀王友六  
葉至公曾王父績仕絳州曲沃縣令王父玄宋州宋城

縣令烈考發天寶中舉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奮從西  
平王哥舒翰于隴上積功勞至右領軍衛將軍他日以  
公之勤贈國子祭酒公抗行厲操清方謹儉以規爲軫

集作瑱  
出國語

以禮爲輿以多文

集作  
學

爲富以不貪爲寶潔如

大圭鏗若黃鐘弘毅以任重溫良而能斷自射策筮仕  
至于綬吉祿啟手足繇是道也其初應制條對理道授  
太子校書內史吏部表其才能凡三結黃綬至萬年尉  
前後考課爲府中最擢拜右拾遺久次歷右補闕發文  
石封皂囊諷議十年彌逢百度大曆中中宮憫冊旣卜

壽原陳古義以上達疏近郊之非便即日詔可下其章  
於宰司特超五階被以命服執事內詔以上賀近臣修  
職而競觀服薦紳者誦之執簡記者書之屬以本官充  
理匱使今皇帝嗣位之初慮化不下究以通邑長人導  
利之源出任蘓州海鹽縣令韓晉公混時總方任延於  
幕庭改殿中侍御史興元歲大略集作省方深燭理本  
東求峻人徵詣行所洎清宮旋蹕拜左司員外郎紀綱  
品式練達明備轉兵部員外郎時武師告成稔洽肅清  
四征羣帥條上功級材官勇爵差次賞典受命顓達疇

庸式敘遷本司郎中凶旱之後被邊糴食近關蒲晉十餘城之地因其徵令說以平糴乃董使車贏量息入拜御史中丞歲中換給事中正色匪躬清公不苛大朝以

肅右

集作左

曹亦理明年授同州刺史三年考績復以御

史中丞領陝府長史陝號觀察使居五年就加右散騎常侍左輔有離宮公田之劇焉陝服居函關砥柱之衝焉於二千石元侯之選斯近而重賦政廉平馨香流聞以脩班制以厚風俗上以靈昌居兩河之郊鄭爲支郡是皆要害且今勁兵處也自丞相魏國公政成入弼厥

後守臣再物故而魏公之澤寢遠思得寬明忠智之長  
以輯柔之進公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爲滑州刺史鄴  
滑節度使於是握兵符乘單車惠然簡易入布條職恤  
鰥寡用仁制強禦用明居常以柔克臨事以貞勝士吏  
悅勸夫家寬息阜俗成師納忠閉邪衆情皆懷而公益  
厲十六年介圭來朝牢讓師師繇是詔魏公以左僕射  
居相府命爲右僕射公旣得請命其軍司盧羣以代焉  
爲仁由已足稱方國之表知臣者君乃膺師長之任詔  
太常具儀法以蒞中臺禮官贊引宰政爲客諸曹羅拜

于堂下郎吏捧牘於階序禮成渥縉秉直者榮之虔奉  
朝請恪居官次慥慥然守業修職未嘗以耆碩尊禮自  
處山甫之匪懈考甫之益恭古人與稽華髮彌固十九  
年秋七月乙亥感疾薨于宣平里第享年七十五天子  
廢朝悼歎俾中貴人弔祠追命爲太子太保恩之所加  
可勝言哉惟公粹和而能貞厲恬淡而有儀矩履方持  
重坦坦光大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樂易而不違  
于道也又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言遭明君其道行也  
斯二者君子謂公得之夫人河南縣君元氏魏景穆帝

之喬宣州錄事參軍光宣

集作宗

之息女也和易淑柔以

肥家道先公而沒十八年矣嗣子太僕寺主簿交潔清

好古誠信得禮與其弟亮茹荼問卜以閏十月巳酉奉

公之喪與夫人之殯合祔之

集作于

少陵原黃渠里以儉

襄事率循家法雖宗姻四布皆泣而辭之且曰理命也

猶懼先人懿實寢而不章刻茲穹石以永終古銘曰

黃目鬱罷禮神所貴佩玉金龜君子是衛秩秩姚公其

心秉彝抱義載仁造次無違公之所履中立不倚廉車

淑旂所嚮風靡正

集作政

無吐茹道若砥矢事君愛人斯



謂至矣中臺崇崇端右宗公皇明嘉獎陟是師長卓爾  
道行倏然化往少陵鮮原美楨新阡龜筮告繇塗芻儼  
然白驥蕭蕭黃渠潺潺姚公之德兮揭此貞堅

湖州武康縣丞許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權德輿

夫人姓韋氏京兆杜陵人歸于某郡許授授循理喻義  
調常州義興尉湖州武康丞滿歲葺田廬田於雲溪之  
上忘懷進取夫人贊家道以供先祀誠伯宗而饁龔缺  
許君之動靜無悔抑有助焉所從之祿甚薄不及偕老

徙宅教子宜家佐餽閨門之禮有同嚴君才識所及過人甚遠內外之言不越於閫而人事物理皆能折中焉凡結褵二十五歲而稱未亡人又十五歲而不舉火時元和二年正月春秋五十九其子士儉拊于皇辟之封惟夫人有姿操徽範不得被魚軒翟第之飾獨振內則而傳母儀孝子冢婦居喪率禮無違而哀有餘姻黨稱焉嗚呼孩提相長實均同氣今視士儉猶吾之出焉士儉緘哀詞治集作理命請刻圓石屑涕直書寄茲沉痛銘曰士之積行未必豐祿有美夫人不登象服從夫也有

德有儀訓子也恩斯勤斯勸以義兮道之慈養未及兮  
命奪之服在總兮心若碁刺琬琰兮淚泫泫

元和辯謗書序

沈傅師

唐次晉陽人貞元初歷侍御史竇叅深重之八年叅  
貶官次坐出爲開州刺史西川節度韋臯抗表請爲  
副使德宗密諭臯令罷之次久滯蠻荒乃採自古忠  
臣賢士遭讒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  
謂之辯謗畧上之改夔州刺史憲宗明哲嫉惡尤惡  
人朋比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

學士沈傅師曰唐次所集辯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  
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錄未盡卿家傳史  
學可與學士顛例廣之傅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  
等分功修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辯謗書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  
宜在驗乎妖祥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  
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  
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勝  
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

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言亂善人惡其莠言之當  
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撻撻可  
以亂德豈止鴟鳩彫卉蕙苒惑珠者哉况立國家自中  
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迭覽前聞緬  
想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  
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宇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  
縉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理皆在  
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  
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敘瑕

學之本末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  
有聖讒之命我皇修辯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  
俟法官退日昃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辯謗  
何由興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

授學士沈傳師加舍人制

元稹

勅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天下不可一人理也今國  
家崇建執事以任股肱妙選侍臣實司耳目股肱良則  
心膂正耳目審則視聽明苟非端人何以近我爾朝議  
郎守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上護軍賜紫

金魚袋沈傳師潔靜精微風流儒雅名因道勝信在言  
前謙而愈光卑以自牧專對無不達羣居若不知而又  
煥有文章發爲詞誥使吾禁省中無漏露之患而朕語  
言與三代同風勤亦至矣事我滿歲命汝卽真勉竭乃  
誠以輔台德可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勳賜  
如故

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

白居易

勅京兆府鄠縣尉沈傳師庶職之重者其史氏歟歷代  
以來甚難其選非雄才博學輔之以通識者則無以稱

命今茲命爾其有旨哉昔談之書遷能修之彪之史固能終之惟爾先父嘗譔建中實錄文質詳畧頗得其中爾宜繼前志率前修無忝爾父之官之職可

授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白居易

勅中臺草奏內庭掌文西掖書命皆難其人也非慎行  
敏識茂學懿文四者兼之則不在此選祠部郎中翰林  
學士錢徽藹然儒風粲然詞藻縝密若玉端直如弦自  
象禁司益播其美貞方敬慎久而彌彰應對必見於擬  
經奏議多聞於刑禁迨今六載其道如初嘉其忠勸宜



有選擢俾轉郎吏仍叅綸閣茲乃榮獎爾其敬承可依  
前件

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畧 白居易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元亮字晦叔博  
陵人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歷遷湖州刺史聚羨財而  
代通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  
以備旱歲則人不饑罷民賴之如依父母入爲秘書少  
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禮部尚書前後著文集  
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

製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在湖三載歲修三元道齋每輒有綵雲靈鶴回翔壇上久而去之前後置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脩外感也又如此可不謂通于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于遺疏之末手筆題云甞祭甞悴敲石火卽空卽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其解空得證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

三教者也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長慶元年

沈亞之

問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于側微積德累  
勤多歷年所大經盛聖之慮豈有遺哉然猶好問察言  
勤求賢士蓋以承天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况朕長于  
深宮涉道日淺繼列聖之鴻緒撫萬宇之烝人夙夜嚴  
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  
以輔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極意正詞  
勿有隱諱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猶致於

富強我國家提封溢于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湯之  
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詭家無蓋藏公門  
儲蓄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  
生植變于古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未失之漸具  
陳興盛之暮且文武兼學以成功士農迭居以豐業故  
家給足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  
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秩無守輕爲惰游指明  
共貫之方斯合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爲或  
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寧情則

人心益僞思聞肯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情此詳忠  
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詳或望  
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乖方宜陳取  
舍之端用明真僞之辨至于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  
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  
日蒙光乃能窳玄黃披萬顛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  
則爲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  
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其理一也

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猶舉燭螢而臨度目也今陛下神光動天鑒彼幽塞猶懼理有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瞽愚非能踰于智傑副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言伏讀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愍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爲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于率

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兵部之壞舉之睿問  
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  
壞舉之睿問有欲以辨行之真僞臣請以吏部之濫舉  
之睿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四  
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  
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  
統百辟立國八百年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太宗龍興  
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事設尚書六曹以敘班文  
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旣布而萬方從矣愛其人若愛己

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墜也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尊賢之言而爲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于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奸黨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絕于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係于元首左右之用關于肘膝其血氣根脈皆統于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

人莫不尊其首故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



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今人俗凋訛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爲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歿諛色獲進轉掌之間清蹕巡于巴蜀矣今西涼爲虜兩河爲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摧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

危衆多欲無凋訛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  
試射百中爲重馳射次之馳弋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  
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姦之革役者以  
候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  
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道徯于鄉閭耳而  
欲卒乘貨幣之充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于幽薊  
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于其土之齊人十九在  
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况紐其綱乎古者兵  
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

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于古道之要兵部之  
令加于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克于古哉  
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爲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  
擇之及乎爲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  
重冕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擊陋缶而望曲齊  
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爲朴陽明爲  
狂顧以武爲汗矣而况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  
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爲  
能兼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

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于神神感于夢而得傳說周文之竭誠于氣氣感于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于捷濫則能速壞惑于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于土階之上蔭于茆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焉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二

文粹  
作載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遊觀  
之樂窮巧侈之娛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以  
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以塞百工之役雖竭  
蠶婦之勞不足以給綺縵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  
足以隳宗社今仕家不著籍于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  
惟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  
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  
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于工  
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

明周規漢儉惟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固業哉今吏部  
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麗語之書程以二百  
字爲准考之

文粹  
作其

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尙

何以補况十九皆僞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  
昆吾之利莫邪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鷲鳥之  
羅雖善掩者不能拘斂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  
舌於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于朝  
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隄任之不  
勝其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次

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  
賢人人務克已何患乎真偽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眾  
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勅  
命迭降而其肯相違故有行之于今日而廢之于明日  
罪之于此而赦之于彼是慢易欺詐之藪耳欲無枉撓  
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  
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于此者不得爲刑部之官無  
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  
刑果則遠罪修已之風序今非止于闕蓋將病且癩矣

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尸

文粹作已

繆氣非所經而

其體痼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之病伏惟陛下

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痼也陳以奇方伐

集作進

以猛餌

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于其中及痼解病瘳

六腑亦憇于是竭良醫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

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代之愚醫則不然

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

腑也果加信賞國之筋絡也九州百郡國之四體也四

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濬異國之痼病也嘉謀長算



國之奇力也強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  
膳良藥也夫百骸居于外六腑列于內相假而成生相  
致而動心本爲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  
大攻而不除其久爲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爲廢難矣  
臣以爲天寶貽痼始于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  
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  
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克集作就先皇攻于除而不攻于  
補今乃復發于幽薊居國之左右又有西戎之厲居于  
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

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二千里其間嚴關疑重阻皆

爲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

之去喉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關

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之惡莫若武

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毋萬物必體天地之

功故以陽爲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

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

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

盜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而至于十一月陰盈

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之道也內密燠而養之使其爲文爲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爲輔電凍霜雪禁其焚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爲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暘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先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夾幽薊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爲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慎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

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擾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薊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人虛而強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于聚威于深棗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蹤不皇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運矣此拘燕固薊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于惡力不實于危雖有名將不能爲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

之勢盤運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爲戎狄之畏此  
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  
虛名占籍者斗五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惟恐  
田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  
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  
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戈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  
虜猾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  
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  
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借之以勢則亡怯假如

涉險利強弩以持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雜畜及衣裝寶絡皆與之無令有所奮奪此顧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于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鳥燉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爲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爲歲時必東望啼呼其感故國之恩如此陛下

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  
靈武寇西城先擊盩宥誠能因此時詔寧隴鞏澤及南  
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蓄謹城其他少壯及騎士  
皆持裝備鹽糗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寧  
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隴  
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遵鳳逾黃花因狄道  
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  
賓蘭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而益西則故地盡可得  
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警烽之虞哉臣固曰四方之

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所  
不直直不懼于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  
二焉何者荅問之所及或未利于國臣雖欲漏之而不  
解則懼執事之臣不寤也睿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  
蓄或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宜也而况  
晦塞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  
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譏伏惟  
陛下察焉謹對

移佛記

沈亞之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  
將徙故佛像歸復于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  
亞之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于東域中  
者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  
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摹其形焉像  
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鐵以  
爲之合土木以爲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  
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爲尊而坐者有爲卑  
而拱立者有跪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

其形怪荷戈而勉強者有瞋目而叱咤者募鬼神焉此  
爲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爲戒慎焉正邪去惡爲濟渡  
力導盲聾瞽沉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爲  
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生爲福則福  
應爲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自  
天子達于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六百餘年矣其間亦  
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何之稱者無何  
水火災生民流沉溺于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  
跪而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咤者皆

毀也散其宇皆泔浴惟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  
又重其裝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讓其三四  
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  
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  
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矣今余因長老請  
余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意所以意者欲使羣生隨  
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其性慧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  
心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而外覺反  
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麤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歌者葉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  
卽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  
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梁而  
遊凝塵奮發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  
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云能感動人  
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之下  
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爲成都率家妓  
及卒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爲會唱次

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旣罷聲  
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  
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奉  
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吝也他日  
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  
卽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爲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  
俱囑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貽刺利是日  
歸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  
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爲人潔峭自處

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寧岐  
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客於鄆在莒鄰夜聞  
其歌有人坐泣且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  
孰與集作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且問其狀乃葉爲

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  
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世稱爲知音之尤首檀鼓絃及  
爲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循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  
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  
聞於後世云

秦夢記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  
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  
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  
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使佐西乞術伐河西亞之率將  
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  
久之公幼女弄玉聳蕭史先歿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  
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脩  
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

請拜左席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  
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  
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裳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  
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之  
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郎院雖備位下  
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下翠  
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  
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  
戎戎主與廖水犀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公主悅



受管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  
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  
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  
生同歿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  
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  
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  
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襍英滿地兮春  
色煙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  
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之亞之以悼悵過

戚被病臥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入宮矣居月餘  
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托久要不謂不得周  
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  
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  
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左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矣  
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  
會聲秦聲舞秦舞者擊髀拊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  
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願此聲少善願沈郎膺揚歌  
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

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  
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  
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  
歌卒授舞者，襍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  
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宮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牕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  
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卧邸舍，明日亞之與友人崔九

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  
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  
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旣仙矣惡又灰乎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詹山而大谷不足以  
室其根長覽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  
使昔獲其所安而輟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  
蒙烟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枝不尺而葉縱  
其根不能彌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

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爲衆用故易售于工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兀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修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詒不終湯文饑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爵

養良士之道也。冷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警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強遷善爲流立節爲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棧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卽如主上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其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智輔之

所以爲化至於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脩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暴亂至於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材戴橫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願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某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邪而誰寤者而誰寤者夫其應則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抱

書詞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以逭謹再拜

湘中怨解

并序

沈亞之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不當有述然而淫溺之人  
往往不悟今欲概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敖喜撰  
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  
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察之見豔  
女鬻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  
留哀須臾生曰能遂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



居號曰汜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其  
調賦爲怨詞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譏風光詞曰隆  
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里萋與處萑兮潛  
重房以飾姿見雅能之韶羞兮蒙長藹以爲幃醉融光  
兮渺渺瀾瀾迷千里兮涵煙媚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姚  
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醜遊顏兮倡蔓卉穀流藉  
電兮石髮髓施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縉一端與賣  
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  
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爲訣

耳相倚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爲岳  
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  
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兮蕩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  
聲未終有畫艦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  
幃帳欄檻盡飾帷褰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  
煙電裙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嚔淒怨形類凡人  
舞歌曰沂清風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裹綠裙荷拳拳兮  
情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歛袖翔然凝望樓中縱  
觀方活貽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二年余聞

之於朝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滑中怨蓋欲使南昭嗣  
煙中之述爲偶唱也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爲擊毬  
鬪鷄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  
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鷄毬相得時相  
國賈公旹在滑能燕才爾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  
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其夫  
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

其顛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頭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處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妻嬰殺畱縲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其持嬰且百餘筭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匝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

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我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  
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  
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  
皆免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實黨耳目  
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  
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